

序 言

“嘹亮的军号，唤醒了东方的黎明。”我军通信兵诞生于1927年南昌起义的枪炮声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过了73年战斗历程，胜利地跨入了21世纪。

作为一个专业技术兵种，从她诞生之初，就开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20世纪以来，她一直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灵敏的耳目和神经，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军事通信由于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关怀通信兵的故事将永远为广大通信兵指战员所铭记，激励和鞭策着全体通信官兵，推动着军事通信事业的发展。

军事通信无所不在，可以说，凡是有军队的地方，就有通信兵。从北国边陲，到南海岛礁，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祖国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通信兵闪光的足迹和光辉的业绩。

与其他军兵种相比，通信兵诞生最早，历史最长，离首长和领导机关最近，人才最集中，这就使得记述她的文字显得格外丰富，格外生动，并富有传奇色彩。

通信兵的职业特点，使它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形成了“分秒必争，准确无误，严守机密，遵守纪律，孤胆顽强，机智灵活，埋头苦干，依靠群众，密切协作，爱护器材”等一套比较完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刻地体现出通信兵的情操、气质、

胸怀和风采，是广大通信兵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财富。21世纪被人们称为“信息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革命传统教育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信兵故事》一书，从具体事件入手，按通信兵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基本内容分类，卷帙浩繁，气势宏大，可读性强，对20世纪的通信兵作了全景式的展现，是一部很好的通信兵光荣传统教材，它填补了通信兵基础建设的一个空白，对于通信兵在新的世纪里传承历史，再铸辉煌，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总参通信部部长 徐小岩
总参通信部政委 张福有



编著者简介

赵志辉，1955年生于河北正定，1972年12月入伍，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第八届“青春诗会”成员。著有《命运对我说》、《珍藏》、《通信兵之歌》3部诗集和《公文三谈》。作品多次获奖。

书名题字：迟浩田

总 顾 问：徐小岩 张福有

主 审：张宏金 迟占山 迟星北

编 著：赵志辉



目 录

“ 地下 ” 无线电波.....	[3]
江南柳.....	[11]
无名英雄蔡威.....	[22]
电波英雄怀红心.....	[34]
高尚的情操.....	[43]
为中央红军通报敌情.....	[48]
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50]
红军女电话兵.....	[52]
回荡在河西走廊的电波.....	[57]
西进途中.....	[64]
新的起点.....	[67]
当好党的耳目.....	[69]
干革命的人是不应忘本的.....	[75]
忠诚的通信战士——王诤.....	[78]
发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84]
在新四军创建通信工作.....	[87]
我先后两次做通信工作.....	[91]
难忘的一课.....	[93]
敌后“ 器材供应站 ”.....	[97]
他长眠在百花山上.....	[108]
当好党的通信兵.....	[113]
海外赤子.....	[116]
“ 皖南事变 ” 中的几份电报.....	[120]

在“皖南事变”中浴血奋战.....	[122]
突出重围.....	[125]
皖南突围记.....	[128]
最后一份“神秘电报”.....	[136]
光辉的生命.....	[138]
我军机要战线的“丹娘”.....	[146]
热血忠魂映太行.....	[149]
忆曹丹辉同志几件事.....	[158]
权力与责任.....	[163]
在浙东根据地.....	[165]
一次严峻的考验.....	[169]
英勇不屈的通信战士赵好学.....	[172]
特殊的队伍.....	[178]
狱中斗争四百天.....	[180]
新四军史上悲憾的一页.....	[197]
在“军调处”小组工作.....	[204]
王局长教我调谐收信机.....	[212]
苏浙军区交通线.....	[214]
我认识的秦鸿钧.....	[223]
战斗在运河线上.....	[225]
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	[227]
“四八烈士”遇难前后.....	[231]
特殊的使命.....	[233]
在战火硝烟中锤炼.....	[240]
赤胆忠心降敌兵.....	[243]
战地杂记.....	[246]
难忘的朝鲜战地生活.....	[250]

译电员眼中的抗美援朝.....	[253]
北京至莫斯科的政务电话.....	[258]
顺风耳千里眼在前线.....	[261]
光辉历程.....	[266]
炮火中的歌声.....	[270]
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	[273]
坑道战五昼夜.....	[275]
战斗在康藏高原.....	[279]
一个优秀的通信战士.....	[282]
王诤部长二三事.....	[285]
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	[291]
非常时刻的非常电话.....	[293]
献身祖国是愉快的.....	[299]
一个共产党员的“心”.....	[303]
历尽磨难痴心不改.....	[307]
他家成为“万元户”之后.....	[312]
车轮飞转16载.....	[314]
空难发生之后.....	[317]
世界屋脊上的“守护神”.....	[320]
上尉领导下的少校.....	[324]
戈壁滩上“一棵草”.....	[326]
我是“国防”牌的.....	[329]
史永乐深山认父.....	[332]
麦积山前一丰碑.....	[338]
奉献者的追求.....	[341]
泰晤士河畔的情怀.....	[345]
“上山”从军者小记.....	[350]

千里线路唤英魂.....	[352]
大校所长张福礼.....	[357]
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361]
博士的选择.....	[366]
海上纤夫之歌.....	[372]
慈父·良师·楷模.....	[376]
真情寄银线热血铸忠诚.....	[389]
琼崖英杰张婉玲.....	[394]
跨越太平洋的海军通信.....	[398]
在长江大堤上的合格答卷.....	[405]
誉满香江的“文明信使”.....	[410]



赤胆忠诚篇

CHIDANZHONGCHENGPIAN

故事编号：0085

讲故事人：张沈川

“地下”无线电波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十分严重。1927年下半年，党中央的各个机关陆续由武汉转移到上海。同年11月，周恩来也从广东到了上海。在党中央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逐渐恢复。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仍靠“地下”交通进行联系的办法，已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此，党中央迫切需要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密切与各地党组织和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以加强对整个革命运动的指导。当时，创建无线电通信工作，培训技术人员，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等，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倡议和领导的。

1928年，开始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是在国内外分别进行的。

在苏联，党组织调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方仲如、毛齐华、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陈昌浩等6人，进“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同时，又调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等4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30年秋，涂作潮、宋濂、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等先后回到上海，参加党领导的无线电通信工作。

以上这些同志，是我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培训出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在这之后，我党又先后选调了一批同志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在上海，党组织决定调上海东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李强（原名曾培鸿），改学无线电机务。由于李强的英文、数理化的基础好，他接受新的任务后，即积极攻读《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等英文书籍，边学习、边实践，自己动手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零件。同时，还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利用社会关系，向美国RGA公司上海经销部和亚美、明远等公司买进收发信机的灯泡等。

1928年10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到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说是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和我谈话。去后，周恩来很详细地同了我的情况：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活动，什么时候入的党，由谁介绍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恩来同志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说，从明天起，你就归他领导（指坐在一旁的顾顺章）。第二天，顾即派李强找到了我。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1928年冬，我用张燕铭的化名考进了“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6军用电台内，门口还有士兵站岗。开学时，发现台长兼校长是刘鹤年。刘原在青岛测候所任报务员，1925年在青岛和我一起参加“青沪惨案后援会”，支持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互相认识。我向他声称，家中生活困难，无法再上大学，来上海学无线电技术，好找个生活出路。而他们之所以要办无线电学校，是为了收学费，赚钱，供挥霍。

1929年5月毕业后，得到刘台长的同意，住进电台实习。刘等看我能完成收发报任务，便要我常值夜班，他们好在外边吃喝玩乐。过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他们的生活规律，深夜我一个人值班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

一次，我值夜班时，收到广西柳州国民革命军第4军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是广西省政府负责人之一的李明瑞师长发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要宋拨款3000元给我代购图书（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姜丕承和我熟悉，因此托我）。我到中央银行找宋批拨时，宋详细问我和李明瑞的关系。我应付一阵后，宋批拨3000元。我取得现款后，交党中央宣传部，购置了较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运往广西，为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李明瑞、俞作柏等起义反蒋（介石）制造了革命舆论。

1929年7月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张健等3人，被分配到第6军用电台实习。他们是受过特务训练的，一来就注意到我这个“实习生”。过两天，他们在收发报机上贴纸条：“谁昨夜值班？收报有错误。”值班簿上，清楚地记着是我代班。显然，这是在找我的麻烦。我立即对刘鹤年说：“实习生多，练习的机会少了，我决定搬出去，找工作。”刘同意，我立即卷起行李，迅速离开了电台。不久，听说张健等在检查收发报的底稿中，查出一份李明瑞电宋子文拨款3000元给我代买图书的报底，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刘鹤年“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刘被撤职了。

（二）

我离开第6军用电台以后，在英租界赫德路（现常德路）某弄租了一间二楼前楼。组织上调贺果来和我同住同学习。还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由李强绘制收发报机线路图样，带着我们制作收报

机，深夜收抄旧金山（英文）、伯力（俄文）等地政治经济新闻，供领导参阅。

一天深夜，在楼梯上碰见颜昌颐（他曾和贺果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知道他住在前楼后面的亭子间里。1929年8月25日上午7点多钟，我从板壁缝中看到4个侦探从窗户爬进他的亭子间，搜查了好久，没看到搜出什么东西，下楼走了。幸好没到前楼来，因我们房内摆着已装成的收报机，有不少的无线电器材和应用工具，屋顶还装有天线。第二天，李强来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5人，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了。”当时，党中央为了营救他们，周恩来曾亲自布置“行动队”，拟在敌押解彭、杨等往警备司令部的途中，劫车抢救。因擦洗刚运到的新枪而耽误了时间，未成。8月31日，彭、杨、颜、邢4同志英勇牺牲。张际春被蒋介石解押到南京监禁。

白鑫叛变后，在国民党上海党部书记长范争波操纵下，成立“淞沪铲共委员会”，妄图对我党组织进行破坏，但一无所获。不久，一天夜晚，白鑫在范争波及其保镖等护送下，将从霞飞路和合坊乘汽车到火车站去南京做官时，根据从敌人内部得来的情报，党组织布置“行动队”在和合坊内将白鑫处决了。这是叛徒应得的惩罚。

1929年下半年，顾顺章在天津了解到王子纲在《庸报》馆任译电员，能熟记汉字明电码三四千个，译一般电文，不须查阅电码本，决定调王到上海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由李强和我教他学习机务和报务。从这时起，到1930年上半年，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办法，培训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当时，参加学习的有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逐渐扩大，1930年初夏，

组织上要我拟定培训2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计划。我考虑：英租界是商业区，来往人多，情况复杂，较易隐蔽，可开设两个电料行，向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老板、店员、学徒都以合法身份，经销电灯泡等电器用品，代装代修电灯、自来水管和收音机等。学员分住两店，白天照常营业，深夜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如一店遭到敌人破坏，还有一店。可是，领导人顾顺章一再强调法租界巡捕房内有一可靠的内线，如党在法租界设立的机关发生问题，他定会事先知道，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应付。于是，由顾决定在法租界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四成里12号租赁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屋，开办无线电集训班。对外装作私营企业，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领导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兼管机务），我管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经费。从苏联学习无线电回国的涂作潮、方仲如等6人，都参加了集训班的教学和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等。沈侃夫教机务。学员是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委选派来的，计广东8人，江苏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16人。

由于隐蔽不周密，敌探先后两次进厂侦察，顾顺章思想麻痹，不但不考虑敌情，采取措施，反而要大家安心学习。为了安全，我主动将厂内的进步书刊和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反立三路线）21份转移到我的住处。1945年夏，李强由延安到重庆告诉我，我们被捕的第二天，顾顺章同他骑摩托到我住处，把文件全部拿走。走到十字路口，闯过红灯，违反了交通规则，顾给交警银元数枚，没有处罚，安全返回。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毛齐华、吴克坚、涂作潮、宋濂、伍云甫、曾三等不在工厂，我在二楼前楼教收发报，10多个学员在练习收报，中外侦探五六人，突然闯上楼来，看我是教员，两个持枪的侦探把枪口对准我，其他侦探在全厂搜查，将我们学习用的

电键、干电池、耳机、蜂鸣器等拿作“罪证”。我和方仲如等20人被捕，押到法租界巡捕房，都被审讯一次，当晚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案情是，共产党无线电通信机关。同年底，被押解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1931年2月，转押中央军监狱。在4个月内，被敌军事法庭几次严刑拷打，20人中无一承认是共产党员，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但终被敌军事法庭强行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规定，判处17人有期徒刑9年10个月，3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均不发判决书，也不准上诉。

集训班被敌破获，我等被捕坐牢后，对上海“地下”无线电通信工作情况就不知道了。

以后听说，我们被捕后，李强、毛齐华、涂作潮、伍云南、曾三、王子纲、徐以新等，继续在上海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三)

1929年9月，张云逸、李明瑞等在广西准备起义时，拟要我先去接管柳州第4军用电台，然后再参加省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约我谈话，决定我去。第二天，他又告我不要去了，因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这时，国民党政府“国际无线电管理处”补考一名报务员，组织上要我去报考。考试科目主要是国际无线电公约、通讯规则、外国史地常识、英译汉、汉译英，以及收、发报技术测验等。考后，在该处工作的李克农告诉我，可以录取。由于党组织正在筹建“地下”电台，我未去该处工作。

1929年秋，组织上在沪西极斯斐尔路（现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租赁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秘密电台的台址。一天，周恩来约

我谈话，介绍蒲秋潮（女，四川人，刚从苏联学习回国）“住机关”，作掩护工作，也学习收发报。为了应付环境，房子布置得像富裕之家，我们的衣着都比较讲究。机关安排就绪后，顾顺章还去察看过。收发报机是按李强绘制的线路图样，陆续买来零件，制成后，夜间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其他业余电台回答，试验几晚，能够通报。就这样，党的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建立起来了。

同年12月，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由南方局广东省委领导，在九龙尖沙嘴弥顿道建立“地下”电台，黄任报务员，和一位高丽籍同志（原在日本空军任报务员）一道工作。

1930年1月初，沪、港两台首次通报时，蒲秋潮和我欢喜得跳了起来，黄和我也在电键上相互祝贺通报成功。通报的第一张报底，我留着作纪念。同年底我被捕后，遗失了。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曾三，1931年2月由上海带往江西苏区去的密码就是后一种。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上海，要使一部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国民党反动政府同租界巡捕房勾结起来，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听说，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我们的电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党的保密教育和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社会关系，一两年才通一次家信。我们的工作时间，都在左右邻入睡以后的深夜，电台功率只有50瓦，和另一台通报，声音很轻。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想试用100瓦发报机，但一按电键，电灯就闪动，隔壁的邻居就叫喊：“今晚电灯怎么这样闪动啊？”只好停止试验。

1930年4月，组织上派李强、王有才（报务员）和张华（女，“住机关”）到汉口建立地下电台，因当地供应直流电，一时难以改装机